

《大家随笔丛书》

雅人乐话

1443

●——陈子善编



文匯出版社

《大家随笔丛书》

雅人乐话

●——陈子善编



文匯出版社

(沪)新登字303号

大家随笔丛书

雅人乐话

陈子善 编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5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048 1/32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5,000

印数: 1—5000

印张: 8.5

ISBN7-80531-323-7/G·210

定价: 7.00元

前 言

一般而言，所有同生活及生存相关涉的感受性表述，都可以统摄到散文和随笔的范畴之下：大至生命感悟艺术感受，小到日常起居柴米油盐，在作家们的笔下均可发而为文，这是当今作家们的有幸；而从散文中捕捉种种生活现象与生存状态，则是当今读者们的有幸。正是这两种幸事，共同促成了散文的繁荣。

形散而神不散，似乎是对散文的最凝炼概括。所以形散，为的是使作者和读者均能逃避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从而在短暂片刻的休闲与度假中觅得真趣。但形散的同时还有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约束，这所谓的“矩”，就是作者的“有心”，就是散文的“神”。所以汪曾祺说：“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

“休息”而有“文化”，决定了散文的作者在为

文时，必须“有心”地或揭示某种人生真谛，或传递某种生活情怀，或倡导某种人文理想，或表达某种终极关怀……而理解和感受这些，同样要求“有心”的读者具备同情式的期待视野，即如维柯所言的“只有精神才能够理解精神本身”。“有文化的休息”具备有所牵涉的写作和志趣相投的读的双重蕴涵。

在散文小品(集)盛行文坛的今天，我们再来编选汇集，诚然是一种不小的冒险和挑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经历冒险和挑战的实即我们的散文观。因为任何一种散文小品集都是编选者基本散文观的一次告白。从理论上讲，尽管各种类型的散文已洋洋大观，各类散文观亦层出不穷，但在另样的散文观透视下，总会显出它的某些不足。比如，在音响器材不断“发烧”的今天，听听学者作家们的“乐话”总不算是一种奢侈；在读书和知识被各色人等标榜的今天，读读学者作家们的“书话”才是一种福份；在都市不断膨胀的今天，对都市生活和都市散文保持自觉的清醒，也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因此，这套《大家随笔丛书》是我们的散文观所进行的一次推理活动，在此，“大家”是被极其宽泛地加以界定的。丛书的编选最初由“学者散文”的概念引导，重点落在大陆、台港及海外的著名华人学者作家的乐话、书话和旧话佳作，同时兼及时下活跃文坛的知名作家的“闲话”及本世纪以来西方名家的“情话”。丛书的编选既注重文章的“新”和作者的

“名”，更注重文章的论题、立意和视野。在这些短小精悍的随笔中，音乐被迻译为灵界的话言，书籍被迻译为人生的故事，学识被迻译为人格的力量，闲情被迻译为心灵的旁白，爱情被迻译为生命的状态，从中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作者的率性真情，更能够亲历作者的精神旅程，从而真正进入到作者们的人文感情世界。该套丛书的另一特色，在于其相当数量的作者为台港和海外的华人作家学者，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底气，看待世事人生的独特视野，均能为我们大陆读者廓开一方崭新的天地。

但愿我们的“有心”能够使广大读者好好地享受一次“有文化的休息”。

陈子善

1994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陈子善 (1)
我爱音乐·····	萧 乾 (1)
音乐外行札记·····	黄永玉 (3)
在钢琴上作曲·····	方 平 (7)
音乐收藏忆旧·····	何满子 (11)
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白 桦 (16)
风庐乐忆·····	宗 璞 (20)
在声音的世界里·····	王 蒙 (24)
秋天的音乐·····	冯骥才 (29)
没有标题的声音·····	张 洁 (35)
音乐给我的安慰和烦恼·····	瞿世镜 (39)
西方宗教音乐与我的灵魂状态·····	赵鑫珊 (43)
音乐伴我·····	许 淇 (50)
关于“歌”的断想·····	梁晓声 (55)

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史铁生 (60)
真的自然与真的生命	季红真 (63)
声音带给我的	莫言 (68)
古典的人	陈村 (72)
我听音乐	李杭育 (75)
音乐情结	夏中义 (80)
清贫者的爱乐方式	李洁非 (84)
我和旧歌	马原 (89)
玩音乐	叶兆言 (94)

无形有相	辛丰年 (98)
莫扎特的造访	赵丽宏 (106)
西贝柳斯之谜	杨镛 (112)
寂灭	格非 (117)
民族乐风色香味	辛丰年 (120)
唱片这种书	辛丰年 (128)
怀念我那个小本本	萧乾 (137)
最后的海菲兹	肖复兴 (140)
三张头等舱机票	陈祖芬 (149)
蓝调	刘索拉 (154)
看“披头士”	陈村 (159)
骑上激流之声	张承志 (162)

投向音乐海	庄裕安 (168)
音乐与死亡	陈永明 (171)
音乐的遐思	李欧梵 (180)

唱片杂志·····	李欧梵 (186)
让歌声温暖人间·····	杜 渐 (189)
夏夜听巴哈·····	陈 黎 (193)
巴哈音乐的华采·····	徐庆雯 (195)
傅聪·莫扎特·傅雷·····	岑逸飞 (202)
战鼓笳声中的月光曲·····	叶石涛 (205)
关山迢迢梦途不黑·····	庄裕安 (207)
悲情勃拉姆斯·····	雷 骧 (217)
俄罗斯生鱼片·····	庄裕安 (220)
罗马联篇交响诗·····	西 西 (222)
调音·····	西 西 (225)
我的霍洛维兹纪念音乐会·····	陈 黎 (228)
给玛丽亚·····	顾肇森 (231)
向爵士乐致敬·····	陈 黎 (234)
莫里森在我心里·····	平 路 (238)
林肯心中的鼓声·····	木 心 (240)
协奏·····	顾肇森 (245)
无声音乐·····	潘铭荣 (248)
饶了我的耳朵吧, 音乐·····	余光中 (250)
后记·····	陈子善 (259)

我爱音乐

萧 乾

1940年夏天，我同几位中国同学去威尔士滨海小城巴茂茨去度假。一天，我去一家副食品商店去购买周末用品。当我正当要离去时，腰间系着围裙的老板忽然轻声问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同学，星期六晚上可不可以赏光到他家喝杯咖啡。接着他就朝天花板指了指说：“我就住在楼上。”我就欣然同意了。

满以为他楼上必然有位老板娘，甚至个把娃娃。英国家庭还喜欢养花和猫狗。可是我们上楼之后，只见他孑然一身。自然，他特意换了一套藏青便服，领口还系了蝴蝶结，屋里甚至连张床都没有——后来才知道我们坐的就是他的沙发床。可是，沿墙一厚册地排满了古典音乐的唱片。屋角摆了一架带大喇叭的留声机。

他先为自己不了解中国音乐而表示歉意。接着就抱出一叠唱片目录要我们点。问我们要听交响乐还是

协奏曲，歌剧还是艺术歌曲。这下可把我们三个难住了。我们只不过听过些《桑塔·露琪亚》或《夏天最后的玫瑰》一类的民歌。他看我们点不出，就替我们选了德彪西的《牧神午后》。他说，这支曲子总使他感到一种东方情调——当然，是他心目中的东方。

那是我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开始。

四十年代初期，正当纳粹轰炸英伦之际，伦敦国家艺术馆却在举行一种午餐音乐会。外面放着空袭警报，人们却站在画廊，手里拿着三文治，边吃边精神贯注地听着钢琴或提琴的演奏，而且不是巴赫就是贝多芬。我感到那是对于法西斯残暴的一种蔑视。

平时，音乐能怡人性情，在面临灾难时，它能使入镇定。如今，我老了，再也不能背起背包跑江湖了。音乐能使我坐在沙发上飞翔、神游。

（原载1992年9月30日上海《爱乐报》）

音乐外行札记

黄永玉

我总觉得音乐这玩意儿非常特别。听起来很写意，做起来难于上青天。

虽然在音乐上我是一个很可惜的不用功的学生。集美学校音乐老师曾雨音先生一点一滴地从全音符、二分音符、和带钩子八分音符教起，用了整整一年半时间，让我们吃透五线谱，得益终生，我置之不理，眼望窗外，心里仿佛真有“鸿鹄将至”；现在想来，学生时期这段作为实在混蛋之至，迹近忘恩负义，对不起老师的好意和善心。当然，现在也受到现世报，不认得五线谱。读起谱来总要从“下加一线”一格一格数起；这也像我的另一个报应英文一样，说到英文的星期四，必定曲着手指头从Sunday数起，活该！

我年青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之鼓舞。那时，我刚刚认识第一个

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子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联合起来痛恨我这混蛋不许她跟我来往，我们反抗，她们更为愤怒，势成对立，并且辱骂云：“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

讲老实话，这种祝福倒也并非不可能兑现。抗战时期，谁料得到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

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五十年过去。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五十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段什么？您啦！”

号是好的，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并且号嘴孔眼太大，跟过去的习惯不同，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欣赏音乐的口味，和我交朋友的作风一样，三教九流无一不喜。（除了词句不通的现代香港歌曲。）只是，喜欢归喜欢，懂却是一点也不懂。

三十年前，我在中央美院作了一个“星期讲座”，题目就是“艺术领域中的音乐因素”。以一个外行的欣赏者谈艺术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横向联系的探索。记得搬去了唱机，一边听一边讲，带了河北梆子，二人转，余叔岩的“搜孤救孤”，巴托克一九四五年作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海斐斯的小提琴短曲，德比西的“海”，韩德尔的“救世主”，再就是“飞

花点翠”，“十面埋伏”古琴的唱片。

因为一个外行谈音乐，引起大家的兴趣，美术学院的学生带来不少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听了喜欢，触发出一点艺术的契机，不见外我的放肆，我就很满意了。

家父是位音乐教员，他给了我音乐宽怀的素质和鉴赏的品味，却看出我不是他的继承人。

前几天一位几十年的沈姓老朋友来舍下，刚巧我还在听李斯特，他也认真地坐下来倾听，半个钟头以后他说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不懂这钢琴这么响、这么乱、这么急有什么好？而且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交响乐。

他认为听交响乐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礼节仪式，一种严肃的彼此唬弄……

这种论调颇接近孔夫子的音乐政治观点，不过比孔夫子更反动！

对外行谈交响乐，比对牛弹琴还难。

外行对外行谈交响乐呢，又可能比较容易。

“老实对你说，不是吹牛，我爸爸是个很好的音乐家，”我说，“可惜旧社会把他遗弃了！”

“我相信！”他说。

“我不是！”我说。

“我相信！”他说。

“你听说中国地方戏里打的鼓点子吗？有快慢，有轻重，有紧密，有松弛，有拖曳，有干脆，有粗

涩，有细碎……你想到过吗？”

“我懂得它的好。”

“那么，钢琴就是带音调的鼓。学问和鼓的讲究一样。交响乐呢？等于混在一起的、各种音调的鼓点子。听的是‘混’在一起的各种鼓声的艺术技巧。妙处和学问在此。其实一场京剧的‘闹台’也是一场交响乐……”

“是这个意思！”朋友说。

“好哪！如果你不明白现代绘画，也可以此类推，是颜色和线条的鼓点子，交响乐；现代雕塑呢，是面和线的舞蹈，是形体和光的交响。沈从文也是个不懂乐理的人，但他精通莫扎特和海顿的妙奥，有一次他对我说：‘音乐，其实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精彩的理解。托尔斯泰说过另一种妙语：‘音乐给人产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回忆。’……我这样说，你同意吗？”

“我看，其实你也是个外行！”朋友说。

“我早说我是个外行嘛！音乐跟数学一样精密，一陷进去成为内行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乐的快乐了。——你知道我们画界出名的‘四王’吗？讲究，规矩，严谨，板眼十分，他们自己画画的时候不快乐，连看画的人也绝不会快乐。不过，他们受人尊敬，开口闭口地‘四王’，我很不以为然。”

（原载1991年7月香港《明报月刊》）

在钢琴上作曲

方 平

在现代作曲家中，我特别敬仰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他那深沉凝重的乐思，似乎倾诉着郁结在心头的千言万语；凡是同样在风雨如晦的大时代里颠扑过来，有过不堪回首的苦难的历程的人们，背负着同样沉重的回忆，听了那感人的灵魂的独白（尤其是他的十五首弦乐四重奏）都会怆然若失，为之动容吧——甚至仿佛自己的心头也正在流血——为着音容宛在的无辜的受难者……

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天才作曲家，在他抑郁寡欢的一生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听取了一位热烈崇拜他的苏联青年音乐评论家的建议，以口述笔录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回忆录。他逝世后四年，在美国首先发表，书名《见证》（Testimony, 1979）。

萧氏谈得很直率，无所顾虑，没有保留，见解锋利（反正他绝不准备在生前发表），整个人格都袒露在

读者眼前。书中有一段谈自己的创作经验，简短的几句，却使我多了几分自知之明，引起不少联想。他说：

对我说来，在钢琴上作曲总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式。这种方式适合于听觉不好的人和乐器感很差的人，他们在写曲时需要一些听觉上的帮助。一般说，我先在头脑中有了总谱，然后用墨水写成定稿——没有草稿或习作。

对照自己，我不由得感到惭愧：翻译、写作了大半辈子，却始终离不开对笔杆子的依赖。有一次我在人前曾这样承认过：“离开了笔，我就没有了灵感。”本意是想解嘲（我拙于口才，不善言辞），却没有意识到这其实仍然在自我讥嘲。后来我看到王蒙也有类似的话：“作家用笔思想”（他肯定在泛谈一般作家，他本人不在其列，有他奔放矫健的文笔可以作证）。如此说来，作家的笔杆子仿佛形成他的思想器官的一部分了。对于这一类型的作家，写作不会是轻松愉快的事，文章不是水到渠成，往往是苦心地在稿纸上一遍又一遍涂改出来的。

让我做音乐家，肯定只能在“钢琴上作曲”，乐谱上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叮叮咚咚地在琴键上摸出来的。所以我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对于被漫画化了的苦吟派诗人，只有同情、同感，而不觉其可笑。

“先在头脑中有了总谱”，这意味着作曲家本人